

西泠歷史軼事

西湖佳話傳奇

宋經樓書店發行

鳴龍
杭
自
劉
莊
書
櫥
三月十九日

宋經樓古書店

(備有書目承索即奉)

本店開設杭州已歷十有三載向
售各種宋元明清孤本及精鈔稿
本並印售各縣志書及西湖掌故
等書倘蒙 惠顧極誠歡迎如
諸大藏書家有複本舊書 敝店願
出高價收進道遠請先寄書目當
照班奉覆

西湖佳話傳奇

上下兩冊實售

原 輯 湖 上 笠

編 輯 守

發行者 宋 經 樓 書

杭州新民路一七五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

不 × × × 准
翻 × × × 印

版 權
印 託

西湖佳話傳奇

蠡城守安輯

上文所云。委長老書寫榜文。此時長老因鈔有錦箋。隨即雙手獻上。太尉接來展開一看。見書寫精工。不勝大喜。道原來老師有前知。下官奏知皇爺。定有好音。卽上馬馳去。到了次日。李太尉帶領許多人。押着三萬貫錢到寺來。說皇爺看見榜文。有叫通天耳之句。與夢中相符。甚稱我佛有靈。故慨然布施三萬貫。完成勝事。你們可點收了。我好回旨。長老大喜。率合寺僧人拜謝聖恩。深感濟顛。長老見錢已足數。擇日開工。但諸事容易措辦。只有臨安山中。買不出爲樑爲棟爲柱大木來。甚是躊躇。因與濟顛商量道。匠人說。要此大木。除

非四川方有。此去四川路途甚遠。莫說無人去買。就買了。也難運來。却如何處。濟顛道。既在此做事。天也要叫運了。四川雖遠。不過只在地下。若竟要用。苦我不着。去化些來就是了。但路遠辛苦。須要吃個大醉方好。長老聽了。又驚又喜。道你莫非取笑麼。濟顛道。別人面前敢取笑。長老面前怎敢取笑。長老道。既是道等說。果是真了。即分付侍者去買上好酒備來。儘着濟顛受用。他見酒美餚精。又是長老請他。心下十分快活。一碗不休。兩碗不歇。一霎時就吃了二三十碗。直吃得眼都瞪了。身子都軟了。竟如泥一般。矧將下來。長老與他說話。昏昏不醒。因分付侍者道。今日他吃得人事不知。料難起行。你們可扶他去睡罷。侍者領命。兩個扶不動。只得四個人。

連椅子抬到後面禪牀上。這一睡。直睡了一日一夜。也不見起來。衆僧疑他醉死了。摸一摸。却渾身濕軟。氣息調和。任你百般呼叫。終是不醒。監寺共來埋怨長老。聽信濟顛糊言亂說。騙酒吃。如今醉得不死不活。等他到四川化木。只好那世罷了。長老道。濟顛素常在正事。不曾錯誤。我想他定有道埋。你衆人休得多言。且待他醒來再議。又過了一日。只是酣睡不醒。監寺着急。同了首座再來見長老道。濟顛一連睡了兩日兩夜。叫又叫他不醒。扶又扶他不起。莫非醉傷了臟腑。可要請個醫生來。長老道不消得。你不須着急。他自爲起來。監寺與首座。見長老如此說。暗自好笑。不便再言。直到第三日。濟顛忽然一骨碌扒了起來。大木來了。快分付搭起鷹架來批。衆僧聽見都

笑道他騙酒吃醉了三日。又在那裏說滿話發瘋哩。大木在何處。就有大木。不過是扛拽。怎麼裏塔鷹架去扯。真是胡說。不要去理他。濟顛叫了半晌。見沒人理他。只得走到方丈來見長老。說道寺裏這些和尚。多很懶惰。弟子費了許多心力。化得大木來。只叫他們分付工匠搭鷹架去扯。却全然不理。長老聽了。也有些兀突。摸不着頭腦。便問道。你這大木是那裏化來的。濟顛道是圓周山中化的。長老道。既化了。却從那裏來。濟顛道。弟子想從江湖來。恐怕費力費時。故就便往海上來了。長老道。若從海上來。必由籠子門錢塘江上岸。你怎叫搭鷹架扯去。濟顛道。許多大木若從錢塘江盤來。須費多少人工。弟子因見大殿前。醒心井與海相通。故將衆木都運在井底下來了。只

要搭架子去扯。長老見濟顛說得有源有委。來歷分明。况素知他神通不可思議。早已信他。因分付監寺。快去傳工匠搭鷹架。監寺笑稟長老道。老師父不要信他亂講。他喫醉睡了三日。又不曾半步出門。若說四川去化。好遠路兒。怎生就化得大木來。就是有神通。化了從海裏來。怎能夠得到井底下。就是井底下通海。止不過泉眼相通。怎能够得許多大木。今要搭鷹架。未免徒費人工。濟顛在旁聽了。笑道。你這一個蠢和尚。怎得知佛家的妙用。豈不聞一粒米。要藏大千世界。何況偌大一井。怎容不得幾根木頭。長老因叱監寺道。叫你去搭鷹架。怎有許多閒話。監寺見長老發性。不敢再言。只得退出。叫匠人在醒心井上搭起二座大架子來。四面俱是轉輪收繩索。上俱掛着鈎子。

。準備扯木。衆匠人搭完了。走到井上一看。只見滿滿的一井水。却那裏有個木頭影子。一時都笑起來道。濟顛說瘋話。是慣的也罷了。怎麼長老也這般來。監寺正要捉長老的錯字。因來稟道。鷹架俱已搭完。井中只有清水。不知要扯些甚麼。長老回頭問濟顛道。不知大木幾時方到。濟顛道。也只在三五日內。長老若是要緊。須再買一盞來請我。包管明日就到。長老道。要酒吃何難。這分付侍者。又買了兩瓶來請他。濟顛仍不問長短。吃得稀泥爛醉。自去睡了。長老有些見識。獨還耐着。那衆僧便三個一撥。五個一簇。說個不了。笑個不休。都說長老受騙。哄哄說着不休。到了次日。天纔微明。濟顛早扒起來。滿寺大叫道。大木來了。快叫工匠來扯。衆僧俱不理睬他。濟顛

走入方丈。報知長老。請去拜受。長老大喜。却不疑處。忙沐了手。穿着袈裟。親到大殿上。佛前禮拜了。然後喚監寺湯藥業工匠到井邊來。監寺與衆僧。見是長老分付。不敢違拗。到了井邊一看。那裏有根木頭影兒。監寺要取笑長老。也不說有無。只駭長老曰看。長老到井邊向下一望。那水中果然露出一段大木頭在上。滿心歡喜。立即跪下。對井拜了四拜。拜完就對着濟顛說道。眞眞難爲你了。濟顛道。佛家公事。怎說難爲。只可恨這班賊禿。見了木頭。尙不肯動手。長老對監寺發語道。大木已到。爲何還不動手。監寺走到井邊再一看時。大吃其驚。暗想濟公神通。眞法力無邊。忙叫工匠。將繩上的鉤子放下井中。鉤在木上。用轉輪轆將上來。扯起來的木頭，都有五六尺

圍圍。七八丈長短。扯了一株。又是一株冒出頭來。長老問濟顛。大木有多少株數。濟顛道。長老不要問。只叫匠人來算一算。若不夠用。只管取。若是夠用就罷了。也不可浪費。長老點頭稱是。叫匠人估計。扯到六七十株上。匠人道已夠用了。只說得一聲夠。井中便再不冒起來了。合寺皆驚以爲神。而濟顛又不知那裏去了。自此之後。寺中諸事俱有次第。獨兩廊影壁未畫。臨安顯宦俱已有過布施。不能再去募化。獨有新任的王安撫。未曾布施。濟顛就打算去化募。長老聽說。皺着眉。搖着頭。道這個官兒。萬萬不可去惹他。若他去纏。但不肯布施。只怕還要受辱洵氣。濟顛道這是怎說。長老道。我聞得此官。原是窮秀才。未得第時。來到寺院投齋。受了僧人輕慢。所以

大恨和尚。怒題寺壁道。遇客頭如鼉。逢齋項似鵝。這樣怨嘆。如何再去化他。濟顛道。他偏懷嘆。我倒要偏去化他。遂帶着酒意。竟匆匆走到安撫衙門前。探頭探腦的張望。適值王安撫坐在堂上。一眼看見了。叫人拿他進去。拍案大罵道。你這大胆禿廝。怎敢立在我府門外張望。濟顛道。相公府門外。人人可立。爲何小僧立一立。便是太膽。安撫道。他人偶立便去了。你這禿廝。立而不去。又且探頭探腦的張望。豈非大膽。濟顛道。小僧立而不去。是一心要求見相公。因無人肯通報。不得其門。故不得已而張望。安撫道。你且說要見我爲着甚事。濟顛道。聞知相公惱和尚。小僧以爲和尚。乃佛門弟子。只爲焚修。代人求增福壽。賴人衣食。而不能衣食於人。無可惱處。故

轉來分辯。安撫聽了。默然良久。道我儘於不惱。你如何得知。且有甚分辯。濟顛道。也無甚分辯。只有一段因緣。說與相公自省。安撫道。你且說來。說得好。免你責罰。濟顛說道。昔日蘇東坡學士。與秦少游黃魯直佛印禪師。四人共飲。東坡發起行令。前要一件落地無聲之物。中要兩個古人。後要結詩兩句。必須說得有情有理。而又貫串。不能者罰。相公聽着。蘇東坡先說道。筆花落地無聲。抬頭見管仲。管仲問鮑叔。如何不植竹。鮑叔曰。只須三兩竿。清風自然足。秦少游說道。雪花落地無聲。抬頭見白起。白起問廉頗。如何不養鵝。廉頗曰。白毛映綠水。紅掌撥清波。黃魯直說道。燻花落地無聲。抬頭見孔子。孔子問顏回。如何不種梅。顏回曰。前村深雪裏。

昨夜一枝開。佛印禪師末後說道。天花落地無聲。抬頭見寶光。寶光問維摩。僧行近如何。維摩曰。遇客頭如鼉。逢齋項似鵝。王安撫聽了。打動當年心事。忍不住大笑起來道。語參禪妙。大有可思。因問你是那寺僧人。叫甚名字。濟顛道。小僧乃淨慈寺書記僧。法名道濟。王安撫聽了大笑道。原來就是做榜文叫通天耳的濟書記。果然名下無虛。快請起來。邀入後堂。重新見禮。命人整酒相待。安撫親陪。二人飲酒談天。說到投機處。濟顛方說到兩廊畫壁之事。要求概助。安撫一口答應三千貫。叫人押送到淨慈寺去。濟顛方謝別安撫回寺。長老看見。只驚喜得咋舌。道這個宰官化得他來。真要算你手段。又一日。喫得爛醉。走到清河坊。早一交跌倒。再也扒不起來。閉着

眼要睡。正值馮太尉的轎過。前導的虞候看見吆喝。濟顛道你自走你的路。我自睡我的覺。你管我怎麼。太尉轎到面前。聽見了。因喝罵道。你一個和尚。吃得爛醉。說我管你不得。我偏要管你一管。看是如何。因分付道。將他扯到府中去。太尉問道。你這和尚。既入空門。須持五戒。却顛狂飲酒。怎說無罪。叫當差取紙筆與他。問他是何處僧人。有何道行。可從寫供來。濟顛接了紙筆。不假思索。寫出一篇長文。來道。

南屏山。淨慈寺書記僧道濟。幼生宦室。長習儒風。自感晉王以前。神通三昧。至傳燈佛下世。語具辨才。宿慧誦通三藏法。今修常記十車經。廣長舌壽譯三天竺書。圓通聽能省六國梵語。清涼山一

萬二千人。猶記同過滑石橋。天竺寺五百餘尊者。也曾齊登鷲峯嶺。理參無上。誰不豎降旗。妙用不窮。自矜操勝着。雲居羅漢。惟有點頭。秦州石佛。自難誇口。剃光頭。寶響卜。也喫得飲。洗淨手。打口鼓。也覺得錢。個強賽過德州人。蹊踐壓倒天下漢。有時娼妓家。說些因果。風狂。不是風狂。有時尼姑寺。講些禪機。顛倒却非顛倒。本來清淨。笑他龍女散花。多妙在無言。笑殺文殊獅子吼。唱山歌。聲聲般若。飲美酒。碗碗曹溪。坐不過禪牀上醉翻筋斗。戒難持。鉢盂內供養屠龍。袈裟富。於鎮婦。盡知好酒顛僧。禪杖打倒龐婆。其道風流和尚。十六廳宰官。莫不儘我醉後往還。三天竺山水。從來聽子閒中坐臥。醉昏昏偏有清頭。忙碌碌却無拘

東。雖則欲加罪。和尙易欺。只怕不犯法。官威難違。請看佛面。稍動慈悲。拿出人心。從寬發落。今蒙取供。所供是實。

馮太尉見他揮寫。如疾風猛雨。已自驚怪。再見名字是道濟。因訝說道。原來你就是淨慈寺的濟書記。同僚中。多說你是個有意識的高僧。爲何這等倒臥街巷。不惜名檢。今日不加你罪。快去罷。以後當謹戒纔是。濟頗聽見放他道。轉大笑起來道。我和尙喫醉。冲撞了太尉。蒙太尉高情放了我。只怕太尉查不見外國進貢的盒子玉髓香來。朝廷到不肯放你哩。太尉聽了此語。不覺心中一驚。原來朝廷果有一盒玉髓香。三年前八月十五日。曾取來燒過。就分付馮太尉收好。馮太尉奉旨收在寶藏庫第七口廚內。不期去年八月十五日。皇上玉體不安

。皇太后取出來。燒了新保聖躬安康。就隨便放在內庫第三口廚裏。皇上不知原由。叫馮太尉去取來。太尉走去取時。遍尋不見。心上着慌。不敢復旨。故自出來求籤問卜。今見濟顛說出。怎不驚奇道怪。因問道。這玉體香。你莫不知道些消息在那裏麼。濟顛笑說道。貧僧方纔供的。賣響卜。也吃得飯。這些小事。怎麼不知。太尉聽了。滿心歡喜。忙叫人將他扶起。自起身與他分賓主坐下。復問道。濟師既知。萬望指教。濟顛道說是自然要說。但貧僧一肚皮酒。都被太尉盤醒了。清醒白醒。恐說來不准。敢求太尉布施一壺。還了貧僧本來面目。便好細說。馮太尉沒奈何。只得叫人取酒請他。濟顛吃得盡興方纔說道。這香是皇太后娘娘。舊年中秋夜。取出來焚燒。祈保聖安。

因夜深了。就順便放在內庫第三口廚內。你爲何不去問個明白。却來亂碎。馮太尉聽了。又驚又喜。却不能全信。一面分付掌家。款住他。一面自己飛馬入朝去查看。去不多時。早歡笑飛馬回來。向濟顛施禮稱謝道。濟師竟是未卜先知的一尊活佛了。這玉髓香果在庫內第三口廚裏。連皇太后娘娘也忘記有此事。說罷又燙酒添菜。親自執盞勸濟顛暢飲。直吃至黃昏時光。方纔辭別回寺。自此之後。以遊戲而顯靈。嘗救急治病。功德甚多。也稱述不盡。到了六十歲外。忽爾厭世。遂作病容。松少林長老奇怪道。濟顛你平日最健。爲何今日一至如此。濟顛只笑着。也不回說些甚麼。但信口作頌道。

健健健。何足羨。止不過要在人間扯門面。吾聞水要流乾。土要崩

陷。豈有血肉之軀支撐六十年而不坍。稜稜的瘦骨幾根。薄薄的精皮一片。既不能坐高堂。享美祿。使他安閒。何苦忍飢寒。奔道路。將他作賤。况真不真。假不假。世法難着。且酸的酸。鹽的鹽。人情已厭夢醒了。雖一刻却也難留。看破了。縱百年人都有限。到不如。瞞着人悄悄去靜裏自尋歡。強勝似活現世烘烘的動中討埋怨。靈光既欲隨陰陽。在天地間虛行。則精神自不肯墮塵凡。爲皮囊作排棺。急思歸天去。非人限之相催。欲返本來。實自家之情願。從此緊閉門。要坐破蒲團。開行脚。將山川踏遍。

松少林長老聽了。歎羨遺。濟公來去如此分明。禪門又添一重公案矣。故濟公坐化後。留此故事。爲西湖南屏生色。有詩道得好。

昔有湖上僧。放蕩出凡俗。行止跡無拘。禪心絕繫屬。時或來道場。
。喧闐不檢束。不然僭兒童。泛舟歌一曲。詩文走筆成。字字落珠
玉。飲酒不肯住。一醉萬事足。豈知一醉中。神異成感觸。通天必動
聽。縮地能從欲。游行大自在。忽爾思結局。須彌納芥子。滄海渺
一粟。

覺長老相府投胎

從來三教說同源。日月星光萬古存。昧却前因遠本性。轉教人不重
沙門。

儒釋道三教。殊途同歸。從來說儒爲日。釋爲月。道爲星。並明於天
地之間。不分彼此輕重。就有不同。不過門庭說法。雖然名目有殊。

道理却無兩樣。所以王陽明先生道得野。譬如三間房子。在一間坐了如來。中一間坐了孔子。右一間坐了老莊。房子雖有三間。坐位各一。總之三教聖人。戴了儒衣儒冠便是孔子。削髮披緇便是釋迦牟尼佛。頂個道冠兒便是太上老君。世上一種顛倒之人。只信佛門因果報應。不知我儒門因果報應。也一毫不差。那書上說道。作善降之百祥。作不善降之百殃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。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難道不是因果報應麼。你只看我孔夫子作春秋。那稱贊的自然流芳千載。那責罰的自然遺臭萬年。可恨世上不忠不孝無禮無義之賊。造了逆天罪案。却想去躲在佛門。思量做個遮箭牌這樣說將起來。那佛菩薩便是個亂臣賊子的都門。姦盜詐偽的元帥了。既做了孔夫子的罪人。難道

佛菩薩偏饒過了你不成。世上沒有這樣糊塗的佛菩薩。況且從古來。決無不忠不孝無禮無義之賊。可以成佛作祖之理。有一等昏迷之人。不論好歹。專好去護那佛門弟子。若是好的。自然該尊敬重他。就如我儒門的聖賢一般。若是犯了三皈五戒。擾亂清規。酗酒姦淫。無惡不作。這是佛門的魔頭。敗壞佛法。最爲可恨。他還要去蓋護他。這個叫做護魔。還要說僧來看佛面。不知儒門弟子做了不忠不孝無禮無義之事。難免笞杖徒流絞斬之刑。難道還說他是儒門弟子。看孔夫子面上麼。敗壞儒門。孔子之所深惡。敗壞佛門。如來之所深惡。總是一樣。還有那些沒廉恥之人。假以護法爲名。與和尚通同作弊。坐地分贓。誑騙十方錢財對分肥身。遂將個能言舌辯之僧。供在高座。登

壞說法。招集愚夫愚婦。男女混雜。夜聚曉散。就是楊瓊真伽那樣惡禿驢。他却口口聲聲稱爲大菩薩。大羅漢。大祖師。鞠躬禮拜。做成圈套。誑騙愚民。那愚民。不識真假。只遵如來出世彌勒下生。爲然聽信。至於出妻獻女。有所不顧。破壞風俗。深可痛恨。只因佛面上刮金。果然是佛頭上澆糞。奉勸修行之人。切不可有一毫貪戀之心。奸詐狠毒之念。錯走了道兒。再也教不轉。正是慈悲勝念千聲佛。作惡空燒萬炷香。剪斷閒言。如今說一個西湖上故事。也是個得道之僧。只因一念差錯。投胎託舍。昧了前因。做了個姦頑不肖誤國賊臣。留與千古唾罵。把前功盡棄。豈不可惜。話說南宋孝宗時節。朝中有一個宰相。姓史名浩。是明州鄞縣人。輔佐孝宗。共理天下。那史浩

雖然位列三台。爭奈子息宮有宵孽難。年登五十餘歲。未曾生子。遂廣置姬妾。也只生得幾個女兒。若是姬妾懷了男孕。每每未及月便要小產。隨你吃什麼保胎丸。也是無益。史丞相很是着意。曾聽得有人說道。求子之法。須訪求深山中一個修行的老僧。至誠恭敬。與他日日相好。盤桓出入。示他以富貴華麗。待他紅塵念頭一動。起了一點喜好貪慕之心。他使一個觔斗翻將轉來。就在你家爲子爲孫。所以從來說。山中無好和尚。朝中無好宰相。此是必然之理。史丞相聽了這話。依着做去。果然在山中訪了一個老實的覺長老六十餘歲。專一至誠修行。不問閒事。住在一間破茅庵之中。終日念佛。一日兩餐之外。便就閉了雙目端坐於蒲團之上。坐過了二十五個年頭。却是有些功

果。不期前世孽障深重。魔頭發動。撞着這個丞相。直教。（擲翻二十年苦功。跌破三千劫面目。）史丞相訪着了這個覺長老。便改扮了個老秀才。闖入茅庵之中。與他結個方外之交。捨了些齋米燈油等物。又與他修葺茅庵。日親日近。就如道友一般相處。後來却曉得這個施主。是當朝宰相。史丞相將他移居太寺之內。就請覺長老常到相府談禪問法。素齋供奉。一味恭敬。又款款把蚌龍玉帶。頭錦服。放在面前。金銀彩幣堆積如山。玉器古玩。海外奇珍。無所不有。案列金玉酒器。飲食儲饌山珍海錯。芳香撲鼻。錦屏之內。嬌聲豔語。玉環叮嚀。蘭麝香飄。左右服役。隨侍妓童。連聲陪話。威風凜凜。果是天主神仙府。人間宰相家。那覺長老是個老實和尚，生平眼睜裏。何嘗

看見如此繁華富貴之事。如今終日在眼睛邊晃來晃去。一日史丞相問道。還是做和尚好，還是這般做官好，那覺長老看了這許多富貴。不覺動了一點嗔羨之念。一時拿不住定盤星。脫口說道。如然丞相富貴好。老僧山中修行清苦。怎能比得丞相這般富貴。那覺長老修行已久。時時有護戒神隨着。察他功果。今見覺長老動了凡心。着了魔頭。便向耳邊報道。師父錯了因果。我去也。長老聽說。吃那一驚不小。心中懊悔道。此念一差。可惜二十五年工夫廢盡。今當陷落火坑矣。遂急忙忙走歸寺中。念兩句道。二十五年摸索，今朝一念差錯。念罷遂閉目而化。史丞相正在書房中閑坐品茗。只見覺長老忽忽的走入內室。起身趕上去。霎眼已不見了覺長老蹤跡。心中疑惑。差人去寺中

探看。方知道適纔已圓寂了。史丞相卽日第三個夫人產下一子。知是覺長老投胎。心中大喜。因此就取名爲史寬。號爲彌遠。因覺長老資恨而歿。這個勦斗翻得不好。竟忘却了前因。那聰明智慧自不必說。但生性歪邪恣險。殘忍刻薄。况生於相府。習慣了這些騙着淫佚之事。又因晚年得子。就從小嬌養。竟訓他不下。又倚着丞相之勢。絕無忌憚。專一作惡爲事。後來登第做官。極有惡才。邪人都服他。正人都避他。升到吏部侍郎。那時正是寧宗之朝。奸臣韓侂胄當國。專權放恣。封了平原郡王。尙不心足。思量立蓋世之功。以可因寵邀恩。遂倡恢復之議。舉兵北伐。惹得金兵分道南侵。勢如破竹。宋兵大敗。死傷不計其數。韓侂胄憂懼。遣使議和。金人不許道。如要休兵。

但把那個起釁的首級砍來與俺。咱便休兵罷戰。韓侂胄大怒。用兵益急。蜀口淮漢之民。均遭兵災。尸積如山。血流成河。中外憂懼。無可爲計。其時寧宗的楊后。嗔怪着韓侂胄。你道爲何。楊后頗通書史。性極機警。始初還是貴妃。只因寧宗的正宮恭淑皇后崩了。要立正宮皇后。那時寧宗還有一位曹美人。也有寵于寧宗。韓侂胄憐楊貴妃有機巧權術。不欲立他爲后。要立曹美人爲后。又因楊妃交通王諭。傳遞消息。遂禁絕王諭。不許通走內廷。楊妃使了一片心機。畢竟做了正宮。遂恨韓侂胄切骨。當時要報此仇。却被史彌遠打聽這個消息。串通了內侍關節。約幾個同黨。乘中外忿恨之時。遂懇懇切切上了一本。請誅韓侂胄。以謝中外。方可太平。楊后見了有機可乘。從中力贊其

事。遂下一道密旨。着史彌遠傳殿帥圍了韓侂胄私第。遂將韓侂胄登時殺死于玉津園。嗚呼可憐一代奸臣。化作南柯一夢。史彌遠除了韓侂胄。楊后大喜。因此日加陞遷。那楊后文墨精通聰明非常。作有宮詞三十首附錄於下。

瑞日曠曠散曉紅。乾元萬國環丁東。紫宸北極班纔退。百辟同趨德壽宮。元宵時雨賞宮梅。恭請光堯壽聖來。醉裏君王扶上輦。纔與半仗點燈回。柳枝挾雨搖新綠。桃蕊含風破小紅。天上春光偏得厚。嵯峨宮殿五雲中。藍拖太液水滌滋。雲外樓臺日月開。春到漢宮三十六。爲分和氣到人間。曉窗生白已蒼暗。暗在宮花第幾枝。麝香未歇。曲房朱戶夢回時。一簾小雨隔春山。禁

苑深沉白晝閒。滿地落花紅不掃。黃鸝枝上語綿蠻。上林花木正
 芳菲。內裏爭傳御製詞。春賦新翻入宮調。美人羣唱捧瑤卮。海
 棠花裏奏琵琶。沉碧池邊醉九霞。宮苑融融春日靜。五雲深護帝王
 家。後院深沉景物幽。奇花名竹弄春柔。翠華經歲無遊幸。多少
 亭臺廢不修。天中聖節禮非常。躬率羣臣上壽觴。天子捧盤仍再
 拜。侍中宣達近龍床。水殿簾開四面風。荷花簇錦照人紅。吾王
 一曲薰絃罷。蒸俗泠泠解愠中。繞堤翠柳忘憂草。夾岸紅葵安石
 榴。御水一溝清徹底。晚涼時泛小龍舟。薰風宮殿日長時。靜運
 天機一局棋。國手人人饒着處。須知聖算出新奇。宮殿簾鈎看水
 晶。時當庚伏熾炎蒸。翰林學士知誰直。今日傳宣與賜冰。雲影

低涵柏子遲。秋聲輕度萬年枝。要知玉宇涼多少。正在觀書一夜時。

• 瑋商宮漏滴銅壺。午夢驚回落井梧。風遞樂聲來玉宇。日移花影上金鋪。涼生水殿樂宸游。釣得金鱗上玉鈞。聖德至仁原不殺。指揮皆放小池頭。涼秋結束關尖新。宜入球場尙未明。一朵紅雲黃蓋底。千官下馬起居聲。秋高風動角弓鳴。臂健常嫌弓力輕。玉階纔傳看御箭。中心慙中謝恩聲。慰賢夢寢過商宗。右武崇儒治道隆。繡攬乾綱成治理。羣臣咸否記屏風。用人論理見宸衷。賞罰刑威合至公。天下盛師二千石。姓名都在御屏中。家傳筆法學光堯。聖草眞行說兩朝。天縱自然成一體。慢誇虎步與龍跳。泛索坤寧日一羊。自從正位控詞章。好生則儉超千古。風化宮嬪

只淡粧。 聲絲來豈作塵。不忘鞍馬是神機。牽縷絕尾施新巧。
 背打星球一點飛。 宮槐映日翠陰濃。薄暑應難到九重。節近賜衣
 爭試巧。 綵絲新樣起盤龍。 角黍冰盤冠前裝。酒闌昌歎泛瑤觴。
 近臣訪賜金書扇。御侍爭傳佩帶弁。 一朵榴花插鬢鴉。君王長得
 笑時誇。 內家衫子新翻出。淺色新裁艾虎紗。 熊幟深深四面垂。
 清和天氣漏聲遲。 中宮閣裏催巢繭。 要稱新蠶作五絲。 歲歲蠶登
 麥熟時。 密令中使視郊圻。 歸來奏罷天顏悅。喜阜吾民鼓玉徽。
 小樣盤龍集翠裘。 金鸞緩控五花騮。 繡旗開處鈞天奏。御仗先過第
 一籌。

話說楊后極有絕才。因此專權弄政。因善度烟遠與他除了韓侂胄心腹

之疾。就遣史彌遠爲丞相。待他極其隆重。三日一小宴。五日一大宴。因此出入宮闈之中。肆無忌憚。遂與楊后爲亂。那宋朝家法極好。歷朝宮庭倒也清白乾淨。獨有楊后不守家法。穢亂掖庭。有人詠詩譏刺史彌遠道。往來與月爲儔。舒卷連天也蔽。因此史彌遠之勢愈大。無人敢惹。凡是史彌遠要做的事。楊后即時准奏。楊后要行的事。史彌遠卽刻奉行。表裏通同。權勢薰灼。若是不附順他。輕則刺配沙門島遠地充軍。重則竟作刀下冤魂鬼門報到。誰怕你叫起撞天屈來。不要說他吐氣成雷。就是他放一個屁。也可威行千里。那些奉承他的。過要把這個屁頂在頭上。當做救命符籙。捧在身邊。當作金花鼻烟臭。吸在口裏。還咬唇嚼舌嚼出味道來。定要把這個屁。自己接捧得牢。

率的。恐怕人偷接了去。以此威勢日旺一日。怎見得。(一片虎狼之心。滿肚蛇蝎之氣。刀劍下。擺弄着一副身軀。到磨時燒煉成百般形狀。惡念起。日月無光。怒氣揮。鬼神失色。每見頭離頸。偏供談笑之資。常看血染塵。不動慈悲之念。竟是捉生啖死狠羅刹。還如連頭嚼骨鬼夜叉。)其時太宗因無親生太子。選太祖之後貴和立為太子。那貴和十分嫌惡史彌遠。彌遠心生一計。因見貴和太子最好鼓琴。就四處搜尋。買了一個會得彈琴絕色美人。叫同黨暗暗進與貴和。貴和不知其中奸計。受了這個美人。異常寵愛。彌遠見太子中了美人之計。就厚待那美人的父母。不時餽送金銀彩緞。買了他美人一家之心。就悄悄教美人打聽消息。凡有言行舉動。盡數傳報。那貴和太子。見楊后

亂政。與彌遠幹些不可說之醜事。全沒些畏忌。因此心中甚是氣忿。把楊后與彌遠二人的私事。都寫在冊內。就像帳目一般。注得明明白白。又旁批道。史彌遠當決配八千里。一日與美人觀看壁上懸的天下地輿圖。把手指着廣東瓊崖二處道。我他日登了位。斷然要把史彌遠這奸賊。充軍於此地。美人故意問道。史彌遠有何損失。怎生便要充軍於此地。貴和道。亂倫誤國賊臣。怎生饒得他過。美人聽了暗暗吃驚。又嘗稱彌遠爲新恩。說異日不充到新州。便充到恩州去也。美人將此事。細細報與彌遠知道。史彌遠聞知大驚。忽然冷笑道。人無害虎心。虎有傷人意。這樣光景斷難兩存。不是他就是我。一不做二不休。定要廢了他方纔安穩。敢教他這太子做不成。他其奈我何。正是

明翰容易躲。暗箭最難防。史彌遠要廢貴和太子。心心在念。他家中有個先生。叫余天錫。也是歸縣人。生性質樸。彌遠亦甚喜他。其時余先生要回鄉考試。彌遠遂延入書房。設席饒行。飲至半酣。屏退左右。說道我今有大事奉託。務請隨處留心。遂低聲說道。皇子心性不純。不堪負荷重器。先生回到浙東。如有宗室賢明之子。可密寄詩求。此是國家大事。不可輕洩。忽不可洩漏。我知先生謹慎。故此致託。余天錫領命而去。渡過錢塘江至西興。賃了船隻。來到紹興地方。有分教假太子一朝退位。真天子即日登基。你道真天子是誰。就是理宗皇帝。他原是宋太祖十世孫燕懿王德昭之後。希範之子。希範生有二子。長即理宗名與芮。次名與芮。就是度宗之父。家於紹興。父親

希瓊早死。止有母親全氏在堂。家道貧寒。伶仃孤苦。不可勝言。同母親住於外祖全保正家中。相依過活。那與萬自小生得堂堂一表。舉止不凡。曾遇知命的。說他兄弟二人之命。貴不可言。因此全保正愛護這兩個外孫。那時與萬只得十二歲。與芮十歲。一日天氣炎熱。兄弟二人。同走到河中洗澡。忽然一陣雷雨。二人無處躲避。急急走到船頭裏避雨。誰知驚動了船中一個人。這人就是史彌遠家先生余天錫。正在船中睡覺。忽然夢見兩條黃龍抬入船來。睡中驚醒。急忙起來一看。只見有兩個小孩子躲在船頭裏。心中大驚。問道你是誰家孩子。二人道。我們是兄弟兩個姓趙。住在全保正家。余天錫就叫他們進到船中。與他吃些餅食。天雨已住。同他兩個走到全保正家。問其詳

細。全保正知是史丞相府中先生。不敢怠慢。卽忙殺雞具酒款待。命二子陪侍。因誰道。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。原係宗室。曾有知命理的。誰他兩個後來貴不可言。余天錫適在舟中夢見黃龍之事。就有心把些說話。試問二子。聲音清亮。對答詳明。天錫甚喜。對全保正說道。善視二子。我當見史丞相來提攜他們。酒罷相別。余天錫試事已畢。仍到相府。就將這件事說與史彌遠。彌遠聞知大喜。卽召與莒來一見。史彌遠亦善於風鑑。見與莒果有貴相。遂留在京中。補爲秉義郎。改名貴誠。因沂王無子。就立爲沂王嗣子。陞爲都州防禦使。史彌遠因父悲誕。就於淨慈寺廣齊僧衆。與國子監學錄鄭清之。同登慧日閣。屏去左右。悄對鄭清之道。皇了不堪負荷奈何。聞沂王嗣子貴誠甚

賢。今欲擇講官。君其善訓導之。事成。彌遠之坐位。卽君之坐位也。然言出於彌遠之口。而入於君之耳。若一語漏洩。患害不小。吾與君不便也。鄭濟之點首敬諾。彌遠回府。就命鄭濟之爲貴誠教授。鄭濟之遂日日教貴誠讀書作文。又將高宗的御書與他時時講究。鄭濟之見了彌遠。便將貴誠作的詩文翰墨呈覽。稱贊不絕口。彌遠皆問鄭濟之道。吾聞皇姪之能已熟。大要畢竟如何。鄭濟之道。其人之賢更難盡述。然一言以斷之。總曰不凡二字而已。彌遠大喜。從此日日在寧宗面前。一味稱贊貴誠之好。又說貴和許多不好之處。思量要甯宗廢貴和而立貴誠。因寧宗有疾不提。後來寧宗之病日重。漸漸危篤。史彌遠曾與楊后計較。欲廢貴和。楊后始初也未允可。史彌遠遂把貴和

寫在冊上之事奏知。楊后大怒道。這奴才如此可惡。豈能容忍也。決意廢除太子。使道廢了貴和。誰人可立。史彌遠道。沂王嗣子仁孝聰明。甚是賢良。此朝廷之福也。楊后忻然應允。彌遠當即出宮。就着鄭清之與貴誠說知立儲之意。貴誠默然思索。鄭清之道。丞相以清之從遊之久。故使布腹心。足下一語不答。何以復命。貴誠方纔拱手說道。老母何在紹興。鄭清之把這話說與彌遠。一發嘆其不凡。即時迎他母親全氏居於沂邸。寧宗崩後。彌遠矯詔立貴誠爲太子。登時着一班行人分付道。今所宜是沂王府皇子。不是百歲巷皇子。切不可差錯。皆唯唯唯喏而去。且說貴和太子。聞得皇帝晏駕。在那裏等候宣召。等至日晚。不見來召。心中甚是疑惑。走到府門口。伸直頭頸。東

張西望。打聽消息。少時只見一班行人。似內官模裏。飛也似跑過他府門而去。霎時間又見這班人簇擁一人而來。過其門首也不停留。那時天色昏暗。却看不出是何人物。胸中慌張之極。又沒處探問確實消息。且說那班行人捧了貴誠。到了官中。見過楊皇后行禮已畢。楊后撫其背道。汝今爲太子矣。史彌遠即引貴誠至大行皇帝柩前舉哀。舉哀已畢。方纔召貴和。那貴和見召。只道召他去做皇帝。心中甚樂。揩去淚痕。轉愁作喜。興匆匆隨至宮門。那管宮門內監。只放貴和一人進宮。左右從人一概不許進內。史彌遠也領了貴和到柩前舉哀。禮畢即時引出。交於殿帥夏震看守着。遂召百官立班聽讀遺詔。仍舊引貴和立於舊班。貴和驚說道。今日之事。我如何還在此班。那夏震假

言捉弄他道。未曾讀詔書之前。應列此班。待讀詔書之後。方可卽位也。貴和還知道是真言。欣然色喜。只聽得靜鞭三下。鐘鳴鼓響。文武齊班。遙見殿上。燈燭輝煌之中。已有一位少年郎君。頭戴冕旒。身披龍袍。端端正正。肅肅穆穆。登上寶座。受南面之尊了。貴和見了。混身抖戰。大驚失色。當下旨讀詔書已畢。兩下閣門官高聲宣贊。百官拜舞。賀新皇帝卽位。貴和不肯下拜。夏宸用力一把按將下去。不容你不拜。拜賀已畢。詔封貴和爲濟南郡王。卽日趕出朝門。不容稽遲。撥了校尉護送貴和居於湖州。貴祿太子卽了帝位。就是理宗。是南渡第五朝天子。在位四十年。理宗無子。立了兄弟與芮之子。是爲度宗。這是後話。可見帝王自有定數。非可矯強。理宗接位之後。

尊楊后爲太后。一同聽政。封本生父親希璠爲榮王。母親全氏爲護國夫人。全保正一家榮貴。理宗成史彌遠立已之功。國家大事拱手以聽。有祭則寡人之概。那時史彌遠養如皇帝一般。却說貴和廢爲濟王。居於湖州。愁煩不樂。本想登極後將史彌遠充配新恩二州。畫虎不成。反遭其害。懊悔不迭。那個彈琴美人。原是彌遠所僱心腹。仍舊取了回去受用。當時湖州有兩個土豪。與盜賊往來。坐地分贓。說這個濟王奇貨可居。約會了盜賊。並一班無賴潑皮。領着搶入濟王府中。聲稱舉義。推戴濟王爲帝。濟王聞變。躲於水竇之中。不期被衆賊人搜尋出來。齊齊磕頭跪拜。高呼萬歲。將他簇擁到州治衙內。到東嶽廟內取了一張貼金龍椅。擱在堂上。替濟王換了黃袍。七手八腳。把

他納坐在詔椅之上。濟王號泣不從。衆賊兵把刀放在濟王項頸之上。硬逼應允。濟王道汝輩能殺得史彌遠。切不可傷太后與官家。方可應允。衆賊兵許諾。隨即假寫淮安將官李全等一張靖難榜文。稱兵二十萬。共舉義兵。遠近震動。及至閱兵。只有瀆皮及盜匪數百人。並太湖漁戶巡司弓兵百餘人。湊個熱鬧。手執着長槍短刀。漁叉白棍。哄着胡喊亂叫。濟王看罷嘆了一口冷氣。知事不成。就與州將勒兵轉去。把這一干反賊勦滅盡絕。等四處救兵到來。那賊兵早已殺完了。濟王因驚而懼。得了重病。史彌遠遣官來慰諭。一壁廂命太醫院來看視。暗中下了一劑不按君臣佐使的藥。霎時間濟王九竅流血而死。嗚呼哀哉了。怨魂不散。至史彌遠府中現形作祟。彌遠恐懼。把濟王改葬

。作佛事超度。方才清靜。彌遠威權日盛。一發放肆。終日盤居宮中。與楊后飲酒取樂。人民無不知之。又見濟王死得冤枉。均皆切切歎恨。滿城中播出兩句口號道。（楊柳春風丞相府。梧桐夜雨濟王家。）楊柳者。楊后也。不敢明白說出。故作此隱語以譏諷之。彌遠手下共有三凶四木。在於要路。做他的爪牙。三凶是梁成大莫澤李知孝。四木是薛樞胡榘茹子述趙汝述。四木者。因四人名字有木。因此稱爲四木。彌遠手下有了這三凶四木。凡是賢人君子。都一網打盡。眨的眨。死的死。誰人敢道一個不字。若要做高官的。都要呵斥捧屁。異常尖鑽。方得顯官。有個宗室氣忿不過。却叫伶儂搬演戲文。扮出一人。手拿一塊大石。用大鑽去鑽那塊石頭。再鑽不進。這個人嘆道。

可惜鑽之彌堅。又出來一人。把這說的人打一下道。你不去鑽彌遠。却來這裏鑽彌堅。可知道鑽不進也。有人告知彌遠此事。將這一班優伶盡數殺死。連這個宗室也都結果了。從此箝口結舌。不要說彌遠二字不敢犯。連史字兒也不敢道他了。竟成了一個偏僻瘴癘的世界。豈不可憐可嘆。正是。（還將冷眼觀螃蟹。看你橫行到幾時。）彌遠後封衛王。威行天下。整整做了二十六年宰相。一日被冤魂纏身。活活而去。臨死大喊大叫道。我前生原是覺閻黎。只因一念之差。投託於此地。昧了因果。作惡甚多。害人不計其數。又因濟王楊后之事。今往陰間對證去受拷打。我今懊悔無及。可憐我前世二十六年苦修。今生做了二十六年苦梁大夢。索紙筆題詩一首道。（冥路嚴刑不可聞。

妻孥無復舊時裝。早知泡影須臾事。悔把恩習抵死分。寫罷眼淚直流。再三歎息道。早知如此。悔不當初。我今別了你們。便到陰間受罪去也。遂即死去。有人說道。若非閻羅會立法施行。只道丞相可隨心作惡。家人遂作佛事超度。祈求免罪。你想丞相人家。那少錢財。若是有了錢。請了些和尚道士唸唸經。便能減罪超生。則有錢的落得作惡矣。況且得的都從尸山血海上來的。或橫征暴捐從老百姓頭上刮來的錢財。佛菩薩亦斷乎不來受領。所以史彌遠死後。人都歎息道。怎生覺閻黎轉世。做出這般行徑。因作詩嘆道。

蒲團坐破覺閻黎。一念之差法路迷。不但冥途多慘酷。千年唾罵水昭垂。

岳武穆千秋遺恨

志復中原尚可仰 迎還二帝早批鱗 偏安自此中分宋 罷戰如何獨
罪秦 遺恨平金坪類氣 空勞鑄鐵跪奸人 莫須是說君臣定 留得
千秋俎豆新

西湖乃山水花柳遊賞之地。爲何載一個千古不滅的忠孝大英雄於上。只因他。生雖生在相州湯陰地方。住却住在杭州按察司內。死却死在大理獄風波亭上。葬却葬在湖邊棲霞嶺下。故借他增西湖之雄。你道這大英雄是誰。他姓岳諱一個飛字。表字鵬舉。生不多時。忽然河水泛決。母親姚氏。驚慌無措。抱他坐在一個大瓮中。衝濤觸浪。隨水滾去。既而獲救。抵岸出時。母與他。俱安然無恙。人以此異之。他

生而威武。少負氣節。家貧力學。最好讀左氏春秋與孫吳兵法。未冠時節。就能挽三百斤的弓。八石的鈔。他從的一個師父。姓周名個。是個文武全材。又射的好箭。日日受他指教。不數年。早已盡得其妙。左右手都能開弓。發無虛矢。兼之十八般武藝。件件精通。岳飛甚是感激。事之甚謹。故將技藝完全傳授。後來周個死去。岳飛痛哭。每到朔望。必備酒饌紙帛。到墳頭去祭奠。風雨不輟。父母甚喜道。今日不忘師父之德。異日豈忘君父之恩。岳飛既長。聞知二帝蒙塵。不勝憤激。因題滿江紅詞一首。以見志道。（怒髮冲冠凭欄處。瀟瀟雨歇。抬望眼。仰天長嘯。壯懷激烈。三十功名塵與土。八千里路雲和月。莫等閒白了少年頭。空悲切。靖康恥猶未雪。臣子恨何事滅。駕

長軍。踏破賀蘭山缺。壯志飢餐仇寇肉。笑談渴飲胡虜血。待從頭取拾舊山河。朝大闕。只這一首詞。而岳公的忠肝義胆。俠氣雄心。已見於筆墨之內。此時金兵屢次犯邊。朝廷命劉豫爲北定宣撫司。招募勇敢之士。岳飛因而應募。雖蒙收錄在帳下聽用。却不知他是個英雄。偶一時犯了軍法。綁他去要斬。幸得留守使宗澤。看見他英俊不凡。忙喝退刀斧手。觀解其縛。說道此大將材也。國家正當需用。小有誤犯。可以恕之。正說未定。忽探馬報金兀朮攻汜水。錄不可當。宗澤點了五百兵與他。立功贖罪。岳飛領命而去。恰逢金兀朮的先鋒。恃勝鼓勇前來。岳飛不等他百步之內。張起硬弓。輕抽神箭。只聽得鏗的一聲。那先鋒早由馬上墮下。折其性命。岳飛就這一箭裏。飛

馬衝入。使起丈八點鋼鎗。就如一條烏龍。翻江攪海。人逢人死。馬遇馬亡。五百兵跟着其勢。無不一以當十。只殺得金兵馬仰人翻。大敗而逃。岳飛方整軍而回。宗澤見岳飛得勝回來。遂大開轅門。迎他進去。親自把盞。賞勞衆軍。遂陞他爲統制官。一日飲酒之間。宗澤對岳飛道。爾智勇材藝。雖古名將不能過。然好野戰。非萬全之計。因把自己的得意陣圖傳示。岳飛看了一遍。回答道。陣而後戰。兵家之常。但當此衆寡之際。則運用之妙。存乎一心。宗澤稱以爲是。到了建炎元年岳飛見高宗不以二聖爲念。心志怠惰。因上書道。

今陛下已登大寶。而勤王之師日集。宜乘敵怠而擊之。黃潛善、汪伯彥、不能承聖意恢復。率軍駕日益南。恐不足以繫中原之望。願

陸下乘敵穴未固。親率六軍北渡。則大將舒氣。中原可復。

齊上了。黃潛善、汪伯彥、兩個着了。只咬得牙齒剝剝的響。罵道小卒。也敢如此放肆。在高宗面前譏諷。高宗便降旨。越職言事。奪去官職。岳飛知被讒言。無可奈何。只得往投河北招討使張所。張所素曉得岳飛是個英雄。就授他爲中軍統領。因問岳飛道。吾聞人盡稱汝驍勇。不知汝能敵多少人。岳飛道。勇不足恃。用兵在先定謀。謀定而戰。張所頓足稱善。愈加敬重。就陞爲武經郎。岳飛對張所說道。國家都汴時河北城郭堅固。何不憑據要衝。峙列重鎮。有警則互相援應。使金虜不能窺河南。以固京師根本。張所聞言大喜。遂命都統王彥。率領岳飛等十一個戰將。帶兵七千。渡河殺奔新鄉而來。早望

見金兵。(漫天蓋地。不異蚊聚蜂充。蔽日衝風。有若狐奔獸走。右繞左旋。旗交處雲迷霧鎖。前遮後擁。軍開時鬼哭神號。刀劍排百里冰霜。盔甲耀話天星斗。便是英雄。也應那落。縱然豪傑。必定心驚。)王彥驥見金兵勢大。不敢前進。下了營寨。廣排鹿角。密佈疾藜。以作固守之計。岳飛道。彼衆我寡。乘我兵銳氣。併力向前一戰。先挫其氣。若固守師老。則新鄉何日可得。實非善策。王彥驥將聽了。俱面面厮覷。默不作聲。岳飛知他們胆怯無能。遂招引自己部下八百個精兵。也不隨王彥的軍令。竟奮勇殺入金營。金兀朮見他兵少。不以爲意。誰知岳家的兵。是平日訓練。都有兵車智識。且勇敢善戰。能以少擊衆。八百個兵衝入陣來。猶如八百隻猛虎一般。岳飛一馬當

先。遠的用箭。箭到即死。近的用鎗。鎗到即亡。直殺到大寨之旁。將守護大將。手起鎗落。一連擄死數人。奪過大寨。飛舞打人。金兵見了。心膽俱裂。四散奔逃。王彥聞報。岳飛得勝。方纔率領十將。大着胆一齊殺來。遂復了新鄉。王彥雖見岳飛功成。因未請他命令。擅自出戰。大有不悅之意。次日岳飛又領了部下。戰於候兆川。奮不顧身。雖中箭中鎗。血染衣甲。只是不退。部下見主將如此。那一個敢退後。又勝了一陣。王彥正懷忌刻。扣發軍糧。岳飛也不爭執。乃引兵而北。與金兵戰於太行山下。將金兀朮一員驍將拓拔烏。從馬上生擒過來。金兵見主將被擒。便紛紛亂竄。岳兵一齊上前。殺死不計其數。回來把拓拔烏梟首祭旗。隔不得兩日。金營遣來一員大將。名叫黑

大王。手持雙刀。走馬似飛。如入無人之境。十分猖獗。岳飛上前交戰。不能贏他。假敗引他追來。暗用連珠箭射下馬來。岳飛翻身。將丈八鎗刺入背心。直挑起半空中。喊遣騷狗如有不怕死。盡管上來。金營兵將見了。皆抱頭而走。岳飛又一齊趕殺上去。好似斬瓜切菜。自後金兵見着岳軍旗號。未戰先寒矣。岳飛連勝之後。因領不着軍餉。知王彥妬忌。長嘆一聲。遂率所部。仍歸宗澤。宗澤一心指望恢復。遂仍以岳飛爲統制。國家不幸。宗澤死了。高宗以杜充代職。誰知杜充無識。議遷建康。岳飛苦諫道。中原之地。尺寸不可棄。今一舉足。則此地非我有矣。他日復欲取之。非數萬人不能。充不聽。遂遷建康。後金兵大至。充不能抵敵。投降於金。以致建康失守。高

宗着意。遂奔避明州。明州卽今之寧波府。岳飛聞之。頓足歎息道。早聽吾言。豈至如此。又聞金兀朮既得建康。又趨杭州。事甚危急。只得率領部衆三千勇敢之士。走到廣德境中。岳飛部下有兩員大將。一名牛皋。一名王貴。並女婿張憲。兒子岳雲。四人俱英雄善戰。岳飛因命牛皋領五百騎伏於左首。聽砲聲殺出。又命王貴領五百兵伏於右首。聽砲聲接戰。自領岳雲張憲衆兵士。從背後抄轉。打探金兵邊後。軍中放起連珠號砲。牛皋一枝兵從左邊殺來。王貴一枝兵從右邊殺出。岳飛張憲岳雲與衆兵從背後殺上。飛塵蔽日。喊殺連天。金兀朮出其不意。先自慌了手脚。又見是岳家旗號。嚇得四散奔逃。自相踐踏。屍如山積。次日金兀朮舍兵又至。岳飛見金兵前列甚盛。領着

驍騎當先。却不從前軍殺入。囑從側裏橫衝。把他陣勢截做兩段。使金兵首尾不能相顧。岳飛手挺鋼鎗。揮東殺西。勝如龍飛虎跳一般。殺得金兵七零八落。金兀朮帶着殘兵飛奔逃去。岳飛收兵回營。犒賞兵將。又喚生力軍千人。吩咐牛皋與王貴道。金兵連日失敗。汝二人休惜勞苦。各領五百人分兩路而去夜劫其營。我隨後殺來策應。毋得失事。二將各領命而去。原來金兀朮也善用兵。他亦防着劫營。因分派二枝人馬在營左右埋伏。以待岳軍。牛皋王貴二將。率着衆兵。囑枚捷行。將到金營。誰知金營左右伏兵發一聲喊。齊出抵敵。恰好岳雲、張憲兩枝兵也到。大家接着厮杀。直至天明。岳軍活捉了王權。並俘領數十人。金兵又大敗一陣。衆將回營繳令報功。岳飛見解到王權

並會領諸人。因想金兵尙盛。但可智取難以力敵。隨心生一計。遂喝退刀斧手。將王權等衆解縛。賜食好言撫慰。先有降兵五六百人。將其衣甲換下。穿在自家兵將身上。執了金兵旗號。暗暗傳了口號。以免自傷。叫王權等領着前去。到得金營。金兵認作自家之人。開營放進。不等他們交言。岳軍一齊發作起來。拔出鎗刀亂刺亂殺。岳軍隨領着雄兵。橫衝直撞也殺進來。一場混戰。直殺到。(煙塵滾滾。本遮了半天風月。殺氣茫茫。貫滿了遍地山河。刀轉雪光。閃一閃頭顱忽落。弓彎月樣。響一聲脚腿陡翻。危擦一聲斷送了許多戰士。兵兵幾陣。結果了無數將軍。初來時。水沸山崩無人敢敵。敗去後。雲愁月慘有足難奔)。這一場惡戰。殺得金兵魂飛魄散。金兀朮連敗了六

次。傷亡戰將數十員。士卒數萬。便不敢再犯杭州。要退回建康。岳飛聞知。便選輕騎三千。預先分兵埋伏在牛首山左右。以待金兵一到。左一校兵先出。砲聲一響。早豎起岳家旗一面。金兵急急接應。忽然右一校兵突出。砲響二聲。早又豎起岳家旗二面。金兵忙分兵迎接。又聽得砲聲響。早又豎起岳家旗三面。前面突出大隊人馬。將棧圍包圍過來廝殺。金兵三面受敵。只望兵少處殺出。岳飛知圍他不到。反釐一條路讓他衝出。却只在後邊用強弓硬弩。兩點般射將去。金兵驚亂。自相踐踏。死亡不計其數。岳飛知他兵將尚多。專用謀略。又於黑夜叫敢死者百人。衣黑衣。混殺進金營。又合百人。於金營左側。亂鳴鼓角。金兵正不知有多少兵殺來。都自相攻擊。死傷無數。喊

殺了半夜。這百人胡哨一聲。又自聚在一處。亂殺而出。天暗月黑。金兵不敢追勢出來。只聽得鼓角兀自亂鳴不住。挨到天明一看。屍橫遍野。皆是自家殘殺。到次日二更天。又聽得前山鼓角亂鳴。震得山搖地動。及至金兵殺出秦來。那鼓角又寂然無聲。一連數夜。金兵人心怕。個個膽虛。立腳不定。就將建康放了一把火。棄之而去。迺奔淮西。岳家軍克復了建康。捷報高宗。高宗大喜。遂降岳飛爲江淮副招討使。張浚爲江淮正招討使。此時只因兀朮擾亂中原。便有一班草寇。乘機竊發。占據地方。劫掠貨財。一個叫做孔彥丹。綽號孔千金。占據武陵地方。一個張用。綽號張飛虎。占據襄漢地方。一個李成。綽號李無敵。占據江淮湘湖地方。這三個共連合賊兵數萬。圍困

江州。水泄不通。漸漸支持不來。又有一個馬進。諱號馬八百。在揚州地方作亂。高宗命張浚督岳飛楊沂中。分道進討。張浚受命。召集諸將會議。岳飛道。若要解江州之圍。須先破筠州。筠州破。他見巢穴受傷。則江州之圍。不必救而自解也。張浚從其言。就命岳飛楊沂中往筠州。直搗賊巢。賊兵見了岳家旗號。早已心驚。這一班烏合盜匪。怎禁得起岳家訓練之兵。如沃湯澆雪。將賊人殺得走頭無路。岳飛不忍多殺。令人大叫道。汝輩也是中國人。想爲饑寒。流作盜匪。速料械投降。饒爾等不死。一時棄械兵。盡丟了鎗刀。跪下願降者。就有數萬。馬進竟爲降兵所殺。遂復了江筠一州。岳飛又領兵渡江追殺。李成孔彥丹見事急了。落荒北走。逃了性命。後來投降鄂豫。惟張用

還擁着賊兵三五萬乘爲盜。岳飛知他是相州人。尙是一個漢子。因寫書招他來降道。（吾與汝同里。南薰門鐵路步之戰。皆汝所悉。今吾在此。欲戰則出。不戰則降。）那張用見書。歎道岳公真天人也。若不見機。踵馬進輩之續。死無日矣。遂率賊衆。親縛跪降於轅門。岳飛大喜。出保親解其縛。握手慰勉。張用遂盡心報國。效力前驅。爲岳飛所用。由是江淮之地悉平。張浚表奏高宗。以岳飛之功第一。高宗詔下。進岳飛右軍都統制。屯洪州彈壓盜賊。到了紹興二年。又出了個大盜曹成。擁衆十萬。從江西歷湖廣。據道州、賀州、邵州、郴州、連州、到處騷擾。人民大受其害。高宗詔岳飛權荆湖東路都總管。岳飛受命。隨即着一個將官。持金字牌黃旗。招曹成來降。若不

降。則大兵即來誅戮。曹成見了金字旗牌。正在吃飯。嚇得連飯碗都打碎了。大驚道。岳家軍來。怎可敵他。遂即披寨分道而遁。岳飛聞報。即選精騎隨後追趕。直趕過桂嶺。曹成欲以十萬之衆。守住蓬頭嶺。那蓬頭嶺。是個極險峻之處。真個是一夫當關。萬人難過。岳飛因吩咐前軍道。此地極爲險峻，兵貴神速。趁他立脚未穩。一鼓破之。若容他把守停當。便一時難以攻破。豈不曠日持久。那時岳家兵止八千人。却人人奮勇。果然一鼓登嶺。曹成見了心慌。立足不住。遂逃往連州。岳飛對張憲等一班將士道。曹成敗去。若盡數追殺。則脅從可憫。若縱放了他。又仍聚爲盜。今但誅其首惡。釋其餘衆。曉以利害。招以投降。切不可妄殺。以體上天好生愛民之仁。張憲等領

命。於是自賀州直到慶權桂。共招降一萬餘人。帥會兵於連州。曹成
正被岳軍追趕得似喪家之犬。滿網之魚。正在無路可投。適值韓世忠
遣將招降。曹成乘機領了殘餘之衆。詣韓世忠帳下投降。岳飛探知。
遂整得勝之軍。凱旋而回。嶺表之地悉平。捷報朝廷。高宗大喜。陞
授岳飛爲武安軍承宣使。到了紹興三年。又出了個雲都大盜彭支。連
兵寇掠循州梅州等十一郡。其勢甚是猖獗。各路告急請援。高宗詔岳
飛入朝。面諭剿賊之事。又以隆禧太后被虔州之驚。因密諭岳飛道。
殄平盜賊之後。虔州全城盡行屠滅。然後報朕。岳飛聞言。忙免冠叩
首墮下道。願陛下但誅首惡。而赦脅從。庶不負上天愛護黎元之意。
高宗歎首道。卿言是也。岳飛啣了君命。遂領兵直趨虔州。那彭支一

班大盜。先前何等凶悍。誰知見了岳家軍。就不濟事起來。戰不幾陣。殺得大敗而逃。逃入深山石洞中。岳飛傳了一個土著老民。請他做鄉導。訪悉了形勢路徑。即命勇士三百人。由山中小路扳藤而進。在他洞背後鑼鼓亂鳴。賊衆大驚之際。不料岳軍奮勇衝上。破了洞口。如甕中捉蟹。岳飛只誅了首惡數人。餘衆赦免。勸誡了一番。衆人均感再生。無不跪泣受降。合城百姓家家焚香叩送。岳飛平了雲都大盜之後。回朝復命。魏顛大悅。高宗親洒宸翰。書精忠報國四字。製大旗以賜之。岳飛謝恩而出。後人有頌詩曰。（製旗旣已識精忠。只合存留作股肱。何事風波亭子上。聽讞全不念其功。）那時許多山賊。俱被岳將軍平了。誰知又有一個水中大盜。比山賊更加凶惡。他名楊

太。又名楊么。乘着國亂無人整理。他就東勾西引。聚集了十餘萬匪人。屯據湖中。僭號爲大聖天王。時時上岸來騷擾地方擄掠居民。官兵不敢正眼覷他。他常自誇說道。我水中有穴。片上有巢。縱有官兵。也無奈我何。他若從陸路殺來。我卻躲到水裏。他若從水路殺來。我卻跑到岸上。焉能犯我分毫。若要犯我。除是飛來。因此驕橫。無惡不作。湖蕩一帶。大受其害。高宗聞之。曾命王夔會兵進討。不期兵到鼎江。早被楊么率亡命之徒。只一陣。就將官兵幾乎殺盡。高宗聞報大怒。此時已陞岳飛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。遂命其移屯於鄂。勦捕楊么。岳飛奉命。率領兵將兼程前往。有人說道。楊么屯據水中。水中出沒是他的熟路。今將軍所部皆關西漢子。水戰恐非所

長。岳飛笑道。兵亦何常之有。全在主帅。陸則陸用之。水則水用之。顧用之如何耳。豈有不習水戰之說哉。遂先遣人招降。楊么從之不。理。他有一個賊黨。叫做黃佐。却有見識。今見招降。心內忖道。做盜賊豈有善終。乘此機遇。去暗投明。方是好漢。暗聚所部商量道。我見岳節使。用兵如神。想金兵數十萬。都被他殺敗。如與他相抗。萬難倖免。不如投降效力。將來或可博箇前程。勝於爲匪。部下衆人大以爲是。黃佐遂親到轅門求降。岳飛察言驗色。知其真意。以禮相待。遂表奏黃佐爲武義大夫。黃佐感之。誓以死報。二日獻上水陸兩處險要形勢地圖。此時岳飛胸中有了成算。却值高宗有旨要招張浚回去防狄。岳飛忙去見張浚。袖中摸出一冊圖兒。送與張浚看。上面詳

緝開戰場。屯兵某處。楊欽屯兵某處。俞端劉銳屯兵某處。某處最險。某處可以進兵。搶指說道。請都督少留八日。可破賊巢。張浚道。君言之何易也。岳飛遣將黃佐誠意倒戈。今以寇攻寇。以敵殺敵。使其內亂。當俘諸賊。可計日而待也。張浚深佩其謀而壯之。那楊么有備心復賊將。叫做楊欽。穆力絕人。黃佐苦口相勸。亦誠心來降。岳飛大喜。表授爲武勇大夫。禮待甚厚。楊欽不勝感激。對岳飛道。陸路不足爲慮。還須將湖中俞端劉銳二人招來。其水路指日亦可攻破。此二人與某厚。當往說之來降。岳飛聽了愈加歡喜。一日岳飛調集兵將。又命黃佐樹欽內應。等到黃昏夜靜。令衆兵馬踰枚攻入陸嶺。衆兵吶喊一聲。一齊擁入。那些賊兵賊將未曾防備。驚慌無計。楊欽即

大聲道。岳公仁義待人。速即投降。可以免死。棄賊兵聽了。都大叫
情願投降。半夜之間。兵不血刃。將陸路平定。收降了賊兵六七萬。
遂許讓往攻水寨。那楊么聞報。責佞楊欽倒戈反叛。投順岳飛。陸路全
失。却也心驚。他恃着尚有五萬水兵。又倚着船固利便。往來衝突。
無人敢當他那大船。長有數十丈。兩傍俱可以走馬。上有城樓。強弓
硬弩。刀鎗砲石。都藏於城樓之內。不用船舵。前後做成大車輪數十
。若要運動。數百人一齊踏着。駛動如飛。不能近他。岳飛觀看良久
。想出抵制之法。便命人上君山。砍伐大木大竹。穿成大筏。把那些
洪汊盡數填塞。又把蘆木亂草浮於上流而下。滿鋪水面。却據那水淺
之處。擇善水之人。分頭搖着船。往來誘敵。謠言叫罵。楊么怒氣填

胸。隨着人踏動大船車輪。來追岳軍。引他到了淺水之處。草木壅集。將賊船車輪礙住。轉運不靈。岳飛傳下號令。一聲梆子響。兩旁箭如飛蝗射去。衆軍士奮勇斬殺。賊兵慌亂。要想奔汊港中去。不料都是官軍巨筏阻住。且用撓鉤將船搭住。飛跳上船。大刀闊斧一陣亂殺。楊么見不是路。奔到船尾上。撲通的墮入水裏。思量趁水逃命。不期被牛皋看見。也下水去將他擒上岸來。他尙要掙扎。牛皋性起。一刀將他殺死。割下首級。衆賊見了心膽俱碎都伏地求降。此時楊么水陸兩路。還有八寨。岳飛親歷諸寨。用好言撫慰。老弱者放他歸田。少壯者籍以爲軍。果然八日。斬了楊么。湖湘盡平。張浚贊歎道。岳侯真大將也。楊么初說除是飛來。今果死於岳飛之手。張俊見岳飛用

兵如神。遂命駐紮襄陽。以圖中原。日對岳飛道。此君之素心也。未幾僞齊劉豫。遣子劉麟劉統。分二路兵寇淮西。此時紹興七年。岳飛上書奏道。

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。蓋欲荼毒中原。以中國攻中國。使粘罕得休兵觀釁。臣欲陛下假臣月日。便則提兵趨京洛。據河陽故府瀘關。以號五路。叛將既遣。王師前進。彼必棄汴走河北。京畿陝右可以盡復。

高宗見書大悅道。有臣如此。顧復何憂。進止之機。朕不中制。召到寢宮。面諭中興之事。一以委卿。岳飛出朝。整理兵馬。欲圖挾伐。不期秦檜力主和議。深惡岳飛。遣見高宗道。不可主戰。以失兩家和

好。又勸以籌備。高宗感之。遂詔止兵軍進兵。岳飛又因論事不合張
 俊之意。便解兵柄。馳歸廬山。以終母喪。後因高宗屢詔。衆將跪請
 。只得趨朝。高宗再三慰諭。始就原職。道了數月。岳飛又上一本道。
 臣願壯兵進討。順天道。應人心。以曲直爲老壯。以逆順爲強弱
 。則萬全之効可必。錢塘僻在海隅。非用武之地。願都上遊。用光
 武故事。親率六軍。往來督戰。庶將士知聖意所向。人人用命。

高宗不報。既而岳飛又上奏。願進屯淮北。用便進擊。高宗又不許。
 但詔岳飛駐師江州。以援浙浙地方。岳飛久知劉豫一心結交粘罕。獨
 與兀朮不睦。一夜兵士巡哨。偶然捉得兀朮手下一個奸細。解入轅山
 。岳飛心中正要離間劉豫和兀朮。因心生一計。假意喝道。你這厮是

張斌呀。那奸細被捉。料是一死。忽見岳將軍認錯了人。他就假應道。小人正是張斌。該死。岳飛拍案大怒道。我前遣你到齊邦。約會劉豫。引誘四太子來。你竟無回話。這是怎麼說。拍案大罵不止。那奸細在下叩頭求恩。情願立功積罪。岳飛道。你既苦求。恕你前次誤事之罪。今將與我持了書去。須要約得停當。做得謹密。若漏洩了一毫機括。二罪俱發。那奸細聞言。得了性命。心中暗喜。便暗啞連聲。岳飛即寫書一封。內敘約會劉豫引四太子來寇。乘機內應擒取之意。寫完以黃蠟密封。對那假張斌道。你拿此書到齊。須面呈齊王。因有機密事在內。不可差誤。討了回書來。重重有賞。遂將假張斌膝上割開一片肉。納臘丸在內。那奸細忍痛而歸。見了四太子。備說前事。

將刀割開股肉。取出臘書。兀朮見了大怒。遂與金主計議。登時領了勁兵。賺入汴京。擒了劉豫。那劉豫再三分辯。兀朮不信。饒了死罪。廢爲蜀主。岳飛見金人果然中計。廢了劉豫。滿心歡喜。遂表奏高宗。宜趁廢劉之際。乘其不備。長驅中原。以圖恢復。高宗又不報。到了八年。金遣使張通古來說。願歸還河南陝西之地以講和。岳飛因又上表。言金人之言不可信。和好之意不可恃。相臣謀國不善。恐遺後世之憂。秦檜見了。恨如切骨。九年正月。金人因別有所圖。偶歸了河南之地。高宗大喜。以爲和議講成。江山可保。遂大赦天下道。〈咸上穹開悔過之期。而大金報許和之約。割河南之境。歸我異圖。朕宇宙之干戈。用全民命。大赦天下。咸使聞之。〉岳飛見了赦詔不

勝歎息道。此燕雀處堂之勢也。因又上一疏道。

昔襄敬上言於漢帝。魏絳發策於晉公。皆以爲盟墨未乾。口血猶在。俄驅南牧之馬。旋興北伐之師。蓋夷狄之情。犬羊無信。莫守金石之約。難充溪壑之求。國暫安。而解倒懸。猶云可也。顧長慮。而尊中國。豈其善乎。臣謂無事。而讓和者謀。恐卑詞而益幣者遺。今願定謀於全勝。期收地於兩河。唾手燕雲。終欲復仇而報國。誓心天地。當令虜稽首以稱藩。

但此時和議已成。這樣本章。誰來保你。豈知僅僅和得一年。金人舊性發作兀朮四太子。早已率領了一萬五千拐子馬。來攻拱亳二州。好不利害。這拐子馬軍士。都坐在馬上。披着重鎧。隨你刀鎗箭鏃。急

切不能傷損。那馬身上也都披著鐵甲。用革索穿連。三人爲一聯。把馬一放。一聯三匹跑將起來。勢如潮湧。官軍怎能抵敵。接着便輪。邁着便逃。好生利害。拱臺守將劉琦等。紛紛告急。朝廷聞報。使岳飛前往救應。岳飛先遣將去救劉琦。然後領了雄兵。浩浩蕩蕩殺奔郿城。既到郿城。早打探得兀朮率領龍虎大王與韓當諸頭目。金兵見岳軍遂即放開拐子馬衝殺過來。岳飛見拐子馬果然洶湧。恐挫了銳氣。因分付岳雲道。金人所恃者。拐子馬也。以爲人馬着鐵甲。萬萬不能傷他。不知馬足要走。却不能穿甲。汝若入陣。不可仰視。只用麻扎刀斫其馬足。一馬折足。則三馬同倒。而馬上之將自墜。破金在此一戰。速領勇士前往。以奏其功。勿誤大事。軍中無父子情也。吾自

領大軍。隨後策應。岳雲奉了父命。率了勇敢死士。各執麻扎利刀。候金人拐子馬衝來。他便督領着勇士。從兩旁覷定了馬腳斫去。果然那拐子馬倒了一匹。那二匹同着齊倒。只見一排一排。如泰山般崩跌下來。且前面被斫之馬亂跳。那後馬不能上前。咆哮大嘶。馬上的將官見了驚慌。那裏掙扎得起。任憑岳家軍手起刀落。上砍殺頭。下砍馬足。正殺得屍橫遍野。而岳飛又領一枝勇兵前來相助。遂將這一萬五千拐子馬。完全殺個不剩。天大王已砍成肉醬。兀朮與韓當等僅僅逃得性命。兀朮因大哭道。吾自起兵進中原以來。皆以此取勝。今被他只一陣傷盡元氣。吾必報此仇。這是鄴城第一大捷。天下震驚。金兀朮的拐子馬。原有五萬。今被岳家軍斫了一萬五千。心下不服。又

將其餘。從新整理了。叫馬上將用長鎗。刺。防他來再斫馬脚。依舊一擁又到鄂城來。岳雲聞報。即欲領衆出陣。岳飛道。他既敢復來。定有防制斫馬脚之法。若仍前去。必有不利。須領三千鬼背軍去。方可成功。你道這鬼背軍。有甚技能。原來都是岳飛平日選了三千勇力之士。叫他身披着兩重皮甲。左手執藤牌。右手執利刀。日日去跳濠撞牆。縱高飛步。一起一伏。都有法度。再換穿兩層鐵甲。如是習練。能攔跳得爲五七尺高。則脫去鐵甲。換了牛皮甲。使身子輕鬆。就像飛鳥一般。若往上一跳。有一二丈高。要斫人頭。只如遊戲。故今日用他上斫人。下斫馬。使金人防下不能防上。防上不能顧下。岳雲領命會意。即率了鬼背軍前進。只候拐子馬一到便奮勇向前衝殺。

這許的拐子馬。雖然防護馬脚。比前甚嚴。怎當得三千鬼背軍。身輕力健。就如猿猴一般。見他一心防馬脚。便先躍上去亂砍人頭。金兵慌忙提起鎗來顧上面。不期他跳下來亂砍馬脚。馬脚一倒。便就挨排的馬翻人跌。你要殺他。他東攛西跳。無從下手。他要碎你。甚是快便。真是關公所說的。張飛取上將首級。如探囊取物。不消須臾。許多拐子馬。又都結果了。兀朮見了大驚失色。只得率着殘兵落荒而逃。這是郿城第二戰大勝。有詩爲證。（你若防於地。他偏跳上天。正如高國手。着着要爭先。）岳雲與諸將奏凱回營報功。岳飛慰勞將士畢。又說道兀朮屢敗。既不敢復來。又不捨便去。必定還攻顯昌。顯昌王貴。孤軍恐不能敵。宜速去相援。方不令他乘隙。岳雲領了將令

。剛到潁昌。而兀朮果如所算。已蜂擁而來。岳雲忙率騎兵八百。挺鎗決戰。王貴也率騎兵左右翼殺出。兀朮見了岳軍。驚以爲神。心先懼怕。及至合戰。岳軍無不一當十。殺得金兵無處躲藏。兀朮女婿夏金吾。與副統軍粘罕李謹。都被岳軍殺死。金虜大敗。只得遁去。岳飛見金兀朮兵勢已衰。中原震動。遂率了大隊。殺奔朱仙鎮。去汴京止得四五十里。札營與兀朮對壘。卽遣岳雲領鬼背軍五百。上前邀擊。兀朮一見鬼背軍。先自喪膽。戰不多時。見自己兵將傷亡甚多。自知扎掙不住。只得棄了汴京而逃。正在游疑不決。忽有一個書生攔住馬前說道。太子勿走。岳少保將自退矣。兀朮驚言道。他兵勢已如破竹。焉肯自退。那書生道。太子豈不聞。自古以來。未有權臣在內。

而容大將立功於外者。吾恐番少保自且不保。况欲成功乎。兀朮聽了。書生議論透關。一時大悟。乃招集殘兵防守汴京。此時岳飛已遣梁興等。布散德意。招納兩湖豪傑。韋銓孫謀輩。俱領兵固堡以待。又有李通胡清李寶孫琪皆率衆來歸。還有那磁相開德澤潯晉絳汾隰府州諸境。都來通款。約日襲師。那時百姓。爭挽牛車。多備糧草。以待岳兵。到處皆香花燈燭。迎滿道路。金兵隊裏統制王鐵崖及將士。亦暗約歸順。卽金虜虜處大王名乞查。千戶高勇等。亦受岳飛旗號。願作內應。金將韓當亦願率部衆歸附。岳飛見大衆同心戮力。那金虜兵將離異分裂。乃大喜道。直搗黃龍府與諸君痛飲。指日可待也。正在整頓戰具。以備進勦。誰知秦檜力主和議。欲將淮北悉數棄置。教衆將

班師回朝。岳飛聞知。因上疏道。

金人銳氣沮喪。盡棄輜重。疾走渡河。自相離叛。豪傑向風。士卒用命。時不再來。機難輕失。

秦檜見此數語。曉得他不肯回兵。遂詔張浚楊沂中等先回。然後對高宗道。岳飛孤軍不可久留。乞令班師。高宗猶虞間。秦檜湊近說道。邊疆二壘。陛下置於何地。高宗不語。由秦檜議和。遂一日遣發金牌十二道。令岳飛班師。岳飛見金牌連詔。知是高宗從了秦檜之意。憤愧泣下。東向再拜。對衆將士道。十年心力。廢於一旦。奈何奈何。衆將官都道。此非朝廷之意。皆秦賊隱蔽聖明。如今中原震動。四方響應。恢復可望。况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。古今矯詔興師。橫以濟變。

元帥若傾師前進。衆將願出死力爲元帥前驅。擒滅兀朮。獻於天子。然後歸朝待罪。未遑晚也。再不然。請除君側之惡。誅了秦檜。然後再立功勳。亦未爲不可。岳飛聽了衆將之言。不覺變色。說道。諸君之言。是叫岳飛造反也。豈可出此亂言。喝退了衆人。即日部署拔寨班師回朝。那些百姓聞知此信。均來送住馬酒哭訴道。我等頂香蓮草。歡迎官軍。金人盡知。將軍一去。我等性命休矣。啼哭攔留不止。岳飛在馬上也酒淚道。詔書班師。我怎敢攔留。汝等若慮金虜。可急速收拾。從我遷徙。我爲汝等暫留兩日。衆百姓忙忙收拾。都扶老挈幼。跟隨岳飛南遷。岳飛隨上一本。請以漢上六郡開田處之。岳飛既班師。那金虜好不歡喜。仍一齊發作。將恢復的城池。盡數奪去。岳

飛回朝。爾見高宗。并無他語。力請解了兵柄。金虜所言親善和約。不上半年。早又分道瀟湘。勢如風雨。且寫書與秦檜。不殺岳飛和議。必不堅久。故秦檜呼万俟卨等。將真須有之事。結成圈套。再三羅織。非刑拷問。將岳家父子陷在大理獄中。風波亭上。斷送了性命。以爲得計。誰知一時受用有限。而千古罵恨無窮。如今秦檜夫婦。万俟卨。張俊、鑄象跪伏墳前。人人唾罵。遺臭萬年。人生護不死。而岳飛之死。却死得善。護腹。垂萬古之芳名。今日雖埋骨湖山。而一腔忠勇。使人無不叩拜景仰。而痛惜之。連湖山也增幾分顏色。昔日趙子昂有詩爲證。

岳王墳上草離離。秋日荒涼石獸危。南渡君臣輕社稷。中原父老望

旌旗。英雄已死。嗚呼。何及。天下中分。遂不支。莫向西湖歌此曲。水光山色不勝悲。

孤山處士愛梅花

嘗想人生天地間。既具靈眉。復存姓字。是顯也。非隱也。所謂隱者。蓋謂其人之性情。宜於幽。洽於靜。癖好清閒。不欲在塵世之榮華富貴中。泊沒性命。雖鳥獸不可同羣。置身仍在人間。而金紫非其所歛。栖心已在天際。放出處之間。托蹟山林。而別揚一段曠逸之高風。所謂隱也。雖然隱固一也。而隱之情。隱之時。與隱之地。則不一也。巢由之隱。是逃天下也。荆蠻之隱。是讓國也。沮溺之隱。是潔身也。七八之隱。是避世也。卽嘗菊思蟻。皆有所感。若一無所感。而但

適情於幽閒澗曠之地以爲隱者。懶宋之林和靖先生爲最。先生名逋。表字君復。和靖是其謚號也。杭州錢塘人。其先名克己者。曾出仕於錢繆王。爲通儒學士。傳至君復。則少而孤。無所依傍。既長則淡於好尚。但喜刻志而爲學。經世百家。無不誦讀。在宋真宗景德中。家居無聊。遂放游於江淮之間。避既久。見人所逐之利。所趨之榮。與己頗不相合。况山水之明媚。多不及西湖。便急急回棹歸來。高臥於家。但家貧乏。日用衣食之資。時常不足。和靖處之晏如。人有勸其娶者。又有勸其出仕者。他却俱不以爲然。因自思曰。人生貴適志耳。志之所適。方爲是貴。然吾志之所適。非宦家也。非功名富貴也。只覺青山綠水。與我性情相宜。而鼓箏琴瑟。未嘗不佳以我志揆之。

則舊英餓可餐。笑舉案齊眉之多事。紫綬金章。未嘗不顯。以吾心較之。則山林樞有味。愧碌碌因人之非高。和靖胸中自存了此念。則那不要不仕之志。已堅如金石矣。又過了許久。只覺得城市中所見所聞。與練懶不相宜。遂朝夕到湖上去。選擇結廬之地。大橋淺直而敞。兩峯孤高而僻。天竺盤鷲。已爲僧僚之藪。石屋煙鏡。皆藏道僕之真。逐一看來。環山疊翠。如畫屏列於几案。一鏡平湖。澄波千頃。龍蹠全湖之勝。而四眺爽然。又便來往者。莫如孤山最佳。細察其山水分合。若近若遠。路盡橋通。不淺不深。大可人意。遂決意卜居於此。因而結茅爲室。編竹爲籬。和靖移此而居。樂意轉懷。不曾分封。由是朝澁一樓。暮橫片石。相地栽花。隨時植樹。不三四年間。而

孤山風景已非昔日矣。凡遊湖者。皆稱羨其佈置居址之妙。而慕其隱逸之高。然和靖不問世事榮枯。惟以作字題詩自適。其字善行草體殊多別致。而爲詩孤峭澹淡。自寫胸臆。絕不拾人牙慧。故流傳至今。多爲人重。當日郡守薛映。敬其人。又愛其詩。故政事之暇。便時常到孤山來。與之唱和。而和靖不亢不卑。怡然與之交接。却未嘗入城一投謁。薛映亦諒之。愈加敬重。在和靖絕不以貴介爲重。惟料理他自家的樂事。園中豔桃穠李。魏紫姚黃。春蘭秋菊。月桂風荷。非不羅植。而獨於梅花。更自鍾情高高下下。因山傍水。遶屋依欄。無非是梅。和靖所愛者。愛其一種縞素襟懷。冷香滋味。與己之性情相宜耳。自此月增日累。不覺恰好種了三百六十株。便想道。這數竟按着週

天之數。一歲薪米可以無虞。是天不絕我林君復之處。我之日給。何不竟以梅子所售之利爲定。則遂置一瓶。每樹所獲之利若干。便包一包投於瓶中。以三百六十株所售之錢。作三百六十包。每日隨取一包。或一錢二錢。當日便使一錢二錢。若止五分便使五分。總以梅價之多寡。爲日用支給之豐吝。每逢梅花將放之時。便經月不出門。惟以詩酒盤桓其間。眞王侯不易其樂也。所題梅花詩句甚多。那最傳誦者有云。（疎影橫斜水淺清。暗香浮動月黃昏。又云雪後園林纔半樹。水邊籬落纔橫枝。又云湖水倒浮疎影動。屋檐斜種一枝低。又云蕊瓣紛紛裁太碎。蒂凝蠟綴初乾。又云橫隔片烟爭向靜。半黏殘雪不勝情。）上舉數聯。幾將梅之色香情態。摹寫殆盡。客有慕名來看梅者。

和靖亦不深拒。但有數字書於門前樹上云。（休教折損。儘許人看。不迎不送。恕我癡頑。）或有人問和靖曰。此公盛也。梅花公所賞也。雖不折毀。何輕令人竊其香色。和靖笑曰。竊固不該相容。却喜香色未曾竊去。故樂得做一幅真耳。等到梅花綻將開時。終日對着。非羨茗而細咀山色。則御杯而傾湖光。朝霞看雲。夜良坐月。午睡足弄。確睛窗。長吟短詠。只覺天地清明之氣。與西湖秀韻之容。祇供和靖一人之受用。而攘攘者竟不知也。人有慕名來訪者。竟欣然接見。絕不檢人辭避。雖然和藹可親。其品格文才。早驚於世。流俗輩不敢注。卽薄有文名。無高論絕藝者。也却步而返。惟意有可投。言有可合。或字畫。或詩文。可以相當者。方許往還。然可與相當的。能有幾

人。故和靖雖不避人。而人多自避也。只有高僧詩友數人。嘗相往還。和靖每因山水之好。日常出去遊玩。每不在家。便想一法。買下仙鶴二隻。置之園中。麥養已馴。遂縱之入雲。少頃即歸入籠內。和靖大喜道。此猶吾子也。遂題一絕云。（春靜棋邊窺野客。雨寒廊底夢漁洲。）是時四方貴客。不遠千里而來訪和靖者甚多。奈和靖曠達襟懷。除梅花盛開之日。杜門不出。餘日則閑放小舟。遊蕩湖曲。竟日不歸。殊無定蹤。守門童子。亦不知其處。自有二鶴之後。又見鸞知人性。每欲飲食。便俯首長鳴於和靖之前。和靖早出暮歸。必引頸相迎。如有所依之狀。因叮囑童子道。若有遠方客至。急切不能覓乎。且請客稍坐。速放一鶴摩於空中。予若見鶴便知有客至。卽掉舟而還。

庶賓客不致相左耳。後天壽中。丞相王隨。以給事中出知杭州。既至。聞知和靖之名。卽親造其廬而訪之。王隨一見。卽問道。處士何不出。和靖答道。非不出也。無出之才耳。王隨道。出須何才。和靖道。上致君。下澤民。豈草野散人之所易爲耶。王隨笑道。吾聞出處詞一道。山林經濟。卽是廊廟謨謀。和靖道。進之才。不過栽培花木。養禽魚。以及吟咏山水耳。道雖不才。尙可於詩句中致其推蔽。王隨猶不以爲然。因覓園林佳致。遂分畝與角險。見和靖吐辭恬淡。落筆高華。始嘆賞道。林君高名自有真也。見其所居。富於麗。而陋於室。因出俸錢。重爲新建之。有巢居閣。放鶴亭。小羅浮諸勝。工竣。和靖慙啓以謝王隨。書云。

自蒙惠養。衡亦改色。猿鳥交慶。不意至陋之窮居。獲此不朽之盛事。住者名賢鉅公。亦嘗顧邱園之側。微念土木之衰病。不過一枉駕。一式廡而已。從未有過四玉趾。歷發堵環。當纒纒之盛集。抒風雅之祕惠。率以庶載。始底繩軸。且復播他山之堅潤。刊羣玉之滄麗。珠聯縷錯。雕剝相輝。壘植佳木。資於空林。信可以奪幽水之博障。獲斗牛之寶氣矣。

自此和靖高隱之名愈重。有人傳至帝京。祥符五年。真宗聞之。不勝稱羨。因降勅於府縣。令其賜與粟帛。時常存問。和靖雖感聖恩優渥。却絕不以此騷人誇耀。人有勸之遺。皇上既待先生如此隆重。何不出來做些贖國利民的事業。豈更不榮顯。和靖道。榮顯虛名也。供職

危事也。怎如兩峯聳嚴而登列。一湖澄碧而當中。令予之飲食坐臥。皆在空翠之中。實爲受用乎。况繁華夢短。我豈肯以彼而易此。因題詩於壁道。(山水未深猿鳥少。此生猶愛別移居。直過天竺溪流上。獨木爲橋小結廬。)和靖詩雖多佳句。大可名家。但隨就稿隨卽棄之。或有替他可惜。說道詩風雅物也。可以爲人賞鑒而流傳之。詩人之榮也。先生佳句宜錄存以示後。奈何等閒輕棄之。和靖笑答道。儘汝有會。不能自己。聊託詩以喻之。原非爲人也。况吾方晦跡。轉欲以詩博名。豈不大相矛盾乎。當時有李及。出知杭州。爲人清介簡重。黑時俗輕浮。禁士女遊湖嬉戲。自亦足跡不到湖上。忽一日天寒微雪。遽欲出郊。人皆道他作主湖頭。遊賓客爲高會。孰知其不然。越單

劫孤山來。訪林處士清談。聖喜而歸。和靖因不續娶無子。而以兄之子林翁。則再三徵許。遂登進士甲科。人有殿之道。自身高隱。而教侄登科。榮之也。辱之也。和靖道。亦非榮。亦非辱。蓋人之性情。各有宜耳。宜則爲榮。不宜則爲辱。豈可一例論。是時和靖雖以隱自居。然梅與臣嘗謂和靖之學。談隱則孔孟。語文則韓李。趣尚博遠。直寄適於詩爾。桮之立朝。定有可觀。自此言一出。而人皆聽其當仕。和靖聽了。但付之一笑而已。從此大隱之名愈振。故同時如范仲淹。皆有詩寄林處士道。（片心高興月神猶。豈爲千鍾下釣罾。猶笑白雲多自在。等閒爲雨出山來。）其時名公鉅卿。如陳堯佐。梅堯臣。龔宗元等輩。皆有詩推贊和靖。而和靖視之。並不爲異。而漠如也。

惟以風花雪月。領湖上之四時。南北東西。訪山水之百美。初陽旭日。洗眼拜觀。靜寺晚鐘。留心諦聽。芳草多情。看走柳堤之馬。畫長無事。坐觀花港之魚。烹泉不使。暫入酒家一醉。倚樹多時。閒過僧院。參佛。緩步六橋。受用荷香十里。情期八月。消磨桂魄三更。花前小飲。不喜同人。柳外聽鶯。何妨獨往。至於調鶴種梅。又其性命也。故和靖能高臥孤山。而足跡不入城市者三十餘年。而從無一日不怡怡然自足。誠甘於隱。而非假借也。何以知之。知之於其詩也。詩云。○○強接俗流終返道。敢嫌貧病是欺天。文章教道長千古。光景誰疑割却閒。○讀其詩。字字皆以隱逸爲安。和靖既老。恐侄與孫。不克盡其志。因自造一墓於孤山廬側。以見其歸隱孤山之緣。先是祥符中。

天書見於承天門。一時大臣。如王欽若等。皆稱封禪泰山。誇示外國。此諛政也。故和靖臨終曾題一絕句。以自明守正之意。兼譏刺當時時政。詩云。（湖上青山對結廬。墳前脩竹亦蕭疎。茂陵他日求遺稿。猶喜曾封封禪書。）題畢。踱出庭前。將鴉撫摩一回。道。我欲別去。南山之南。北山之北。任汝往還可也。又對滿林梅樹道。三十年來。享爾之清供已足矣。從此聽爾之舒放榮枯可也。一時無疾而終。時年八十三。任宥、侄孫大年。集謀安葬。早年和靖未隱孤山時。曾客臨江。偶見臨江李詒。少年英俊。才思高華。未舉進士。人無知者。惟和靖一見驚賞。目爲公輔之器。故李詒深感其知遇之情。後果入爲三司。至是忽罷三司。出爲杭州守。因思昔年林君復先生期許之言。今此到杭州。便可酬謝知己矣。自到任之後。公事一完。卽訪聞林君復消息。左右稟道。聞得林處士已死數月矣。李詒聞知。不勝驚悼。

道我李謬。承恩賜我守杭。一則得以領略湖山佳景。二則便可請教君復先生詩篇墨妙。不料來遲不得一會。我李謬何不幸至此。知林宥議葬之事未決。遂道須遵命爲是。因爲總服。與其門人哭而葬之於其廬側自營之墓。求先生遺稿。讀至臨終一首。不覺嘆服道。先生真高士也。千古品行。在此一絕中。遂將此詩勒石。并納於壙中。其時仁宗皇帝在位。聞之賜諡和靖處士。仍賜米五十石。帛五十疋於其家。以祭其大縣之名。後人思慕其高風。遂以其故居立爲祠堂。後復徙神位於蘇堤。李邴侯、白樂天、蘇東坡、三賢祠內。合爲四賢祠。至今祭享不絕焉。後人有詩贊之曰。

當代崇高士	先生非隱居	湖山列圖畫	城市隔茅廬	尙棄詩文稿
何言封瀕書	深林環僻徑	墓上影扶疎	千古祠堂在	菁華護官冥
梅非昔日樹	鶴是此時亭	人語答空谷	翫光遶竹汀	令名同日月
照耀一青天				